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六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明楊僎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賴以奠立聖帝明王急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

然豈獨古人之能爾哉我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録褒崇之典實有待夫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紘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黄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清練子寧茅大芳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黄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儒婁璉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黄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朱和郭節梁

良玉何中郎中梁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
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
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修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
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
卑委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
不為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
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
濵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砥柱方駕古人無

少愧者也而録忠諂後尚為鈌典此臣竊為之嘆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聖聽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較於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録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耳仰惟聖明御極百度惟貞凡可以風厲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録精忠於既往啟人

範於將来關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攄厥愚悃冐眛上
言伏乞皇上務憫羣忠立準萬世勑下廷臣詳為萬古
計議旁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類疏上聞果與臣
言相孚乞將鐵鉉張紘等死忠實跡付史局編校載在
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各追贈官謚錄用
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
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
猶生皆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真忠臣

也知而錄之自陛下始也凡懐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顒望之至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歎以為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洒親撰圜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妙比之絃管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

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宫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宫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

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隂呂從坤故奏黃鐘歌大呂以祠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葢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恊律郎傳之

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令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帗旄舉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律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

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獶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藉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司空除壇農正陳藉虆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藉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

相沿有年而關係非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頥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歴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之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歴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

蔡元定著律吕新書朱子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徳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氣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聖明俯垂采擇

劾劉瑾疏　楊守隨

臣嘗聞孟軻氏言一正君而國定矣又聞之周穆王言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然化行法立必繇

於君德之正而奸邪之進亦每為君德之累葢姦佞邪
僻足以惑心移志日滋月潤至於廢法梗化而禍患之
興後有不可言者有不可為者在明者所宜早辨而預
防之況其幾已著其事已成其勢已盛者乎譬之癰生
肘腋既不能消其毒於未膿之先而又不能蕩其穢於
既膿之後必成心腹之患矣是故今日之事臣不得不
痛哭誓死為陛下極言之也臣伏睹陛下春宮育德之
時英明煥發有過人之禀早夜嗜學有希聖之功親禮

師儒有重道之志辨别君子小人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仰之以為今日太平之望而先皇帝龍馭之時宣二三大臣至寢御顧命諄諄俾盡心輔佐此臣等所共聞而陛下所親見言猶在耳陛下嗣位之初率繇舊典間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以為先皇帝道隆周成漢文而陛下德踰康王景帝宗社甚幸臣民甚幸夫何數月以来左右近臣不能祗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美政而更新之盡誣先朝

近臣碩輔而剗汰之政日以非法日以隳而天下嗷嗷莫知措其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五星淩犯於宵中辰宿顯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於開歲之首桃李花於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鴟吻雨壞留都皇墻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内夫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陛下朝夕之所與處者何人所與言者何說所與行者何事勿謂邃處清穆之内人無得而知之也冏命曰侍御

羣僕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呂氏以為陪僕暬御之人後世視為賤品而不知擇焉者殊不知人君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故周公作立政而歎其知恤者鮮今内臣劉瑾馬永成張永丘聚羅祥魏彬谷大用王岳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旨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間伺隙以逞已私終也至恣意肆志而無忌憚時人目為八虎惟王岳僅知畏人少避而劉瑾者尤為威猛而鋸牙善噬者也夫虎之能噬人也人皆

知之而陛下獨與之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正所謂養虎以自貽患者也今此八虎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陛下日以諂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於西海子擎鷹搏兎或於南城内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龜趺禁内鑼鼓之音聞於遠邇宮中火砲之聲徹於晝夜搬演雜劇混貴賤而不分假降師巫淆尊卑而無別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宣尼所不為者今為之矣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仲連所不忍者今忍之矣巧飾

百端之技覬中九重之欲雖以陛下天資之英敏聖性之剛明自有主宰不為搖惑然而紬肆蘭室齊街楚語臣尤恐不能不為之潛移而黙奪之也近者日高而大朝未臨漏盡而宫寢未御豈其萬幾之繁至無一刻之暇乎陛下誠試思之今日希聖之學重道之志果如前日之勤否乎所進用者果君子所放斥者果小人否乎發號施令果動遵祖宗之成憲先帝之遺意否乎勿謂四方臣妾惟令之從人無得而議之無得而違之也事

出不經理宜改正而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實封使言不上聞簧惑聖聽使恩不下究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柄傳奉官員至百千人之衆募招武勇至五六歲之童引誘畧之士為牙爪盡與金貂紫綬結姦邪之人為心腹濫賜玉帶蟒衣或奏帶鹽引私為興販或奏討地塲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銀兩或冒派織造錢粮義男贅婿悉叨金紫之榮愛卒幸童皆荷

貂璫之貴附已者進祿加官忤意者貶爵奪職罪重者有厚賂則反得陞官功多者無重賄則反為貶職內外臣僚惟瑾勢之是趍天下人民惟瑾威之可畏向也二三大臣受遺夾輔今則有潛交黙附而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羣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而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邉境武畧之臣大更各省鎮守之職志欲何為事最易見伏望陛下遠鑑漢唐宋之禍近觀曹吉祥之事以杜後慮以防他變臣於前月會同府部

院司公卿僚佐具本力陳其罪伏鎖闕下以俟聖裁中
官傳旨[illegible]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於日旰之後方荷
處分之旨臣等歡呼萬歲而退以為必正典刑更無可
疑不數日而傳旨使之各任以事或操練團營或行事
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印綬或綜理御用倒持太阿
授之以柄皆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大雅蕩之
詩所謂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者
此也陽為遠放而陰近之名為疏斥而實親之政柄一

入其手姦邪益中其心令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啟傲科庫藏竭於官財力匱於民武勇疲於邉上下胥讒神人共憤而墐之心方恣而未已墐之惡方稔而不悛以前日而擬今可據今而度後夫人情罕自足之戒而小人無知止之心觀其事勢若不及今撲滅後必將有不可言之事不可圖之勢易曰履霜堅氷至夫陰氣始結何遽至於水凍而氷堅亦言馴致其道以至是耳故周公致戒

於畜之五曰積牙則吉於垢之五曰以杞包瓜今日事勢正此之類伏望陛下獨斷乾剛大施渙號將此數人拿送法司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愆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豈惟臣一人之幸也仍查內官凡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厚善者悉放出之以絶其萌蘖之禍别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令之役則所謂左右僕御罔非正人而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者矣將見君德自無不正法度自無不明治化自無

不清比隆唐虞媲美三代而何成康文景之足言哉天下萬世之幸也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條陳邉計疏　楊博

准兵部咨該内閣傳奉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外兵搶殺至甚防遏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通行大小官員攄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奏容臣等酌量緩急會同内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逐一詳議列欵上請

取自聖裁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臣等切惟强敵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殺至甚誠如聖諭荷蒙皇上軫念生靈日勤宵旰特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目擊時艱敢不祇承自昔邊防不過戰守二端而各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敵難保其不來但當乘高據險使之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墻可恃敵難保其

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臣愽臣本固臣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條奏不敢概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欵上陳伏望聖明特賜省覽敕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奉旨建白者臣等之事也詢謀參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於削去虛文力求實効者則總督鎮廵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本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

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於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日之第一務也又念兵凶戰危人情所難朝廷所以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哉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杼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參將遊擊反從末減是以今歲邊警屢稱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參等官田世威劉

寶胥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重亦當先行收問合行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一定薊昌守墻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為墻延長幾二千里自庚戌邊警以来屢經修繕河防口古北口黒谷關一片石等處拒回大敵明有徵驗近因敵騎潰墻說者遂謂墻不可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葢前年墻子嶺失

守乃通州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官軍守兵單弱援兵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墻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廵等官趁此冬間躬履邊垣逐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修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適中地方猝遇敵衆攻墻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高而擊敵騎雖强恐亦未能飛渡

一定宣府南山之議宣府東路咫尺昌平其四海沿岔

道八達嶺等處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陵京為重連年關外增設墩墻深得重門待暴之義近議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廵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照成議謹守南山以慰君父宵旰之懐不得藉口外防致遺内患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山西門户雁寧二關外有大同尤稱屏障偏頭一關西連延綏

獨當其衝先年寧雁一帶添築邉墻增兵戍守未為無據然邉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滿數萬名曰擺邉實為故事固未見其倚墻拒守如薊昌二鎮真能遏敵之歸者也葢薊昌合諸鎮之力為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今該給事中張說議罷擺邉得之目擊非聽說者但事在閫外遼難遥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廵等官虛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適中地方

遇有邊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荆倒馬龍泉諸關層峰疊障頗
稱天險且藉宣大為之屏蔽寇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
二鎮即使介馬而馳亦須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
其鋭氣如果寇犯宣大已入南内邊内窺洪蔚保安靈
丘廣昌等處然後乘墻拒守斯為得策近年以來先朝
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且糜費芻餉合無聽總督侍郎
曹邦輔督同鎮廵等官每遇春秋兩防預將兵馬分定

地方照常操練必須的有警報方可登墻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敵為鄰敵犯山西保定勢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敵入輙率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敵即入關不敢久駐葢牽於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敵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當敵馬弱之時彼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賞縱有

敗衂不當輒加開邊啟釁之罪至於宣府亦可倣而行之益總兵馬芳驍勇不減於震戮力報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濱海近敵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産且地甚肥饒收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為積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

法令其開墾荒蕪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為一年三年之備患而不費事在可行

建言疏 何孟春

臣少觀古史聖君之世必無以言得罪者聖世之臣必無以言為諱者蓋言者得罪而言始為諱也人臣以言為諱其非聖世可知仰惟皇帝陛下踐位以來圖求治理省覽章疏採愚者之慮擇狂夫之言數年之間下興

敢言之風上有弗咈之美三代而後臣不謂重有今日
臣生適聖君之世又為聖世之臣叙烈揚休情無已已
而今月十三日事乃有深為陛下惜者臣始聞科道官
待罪闕下不信久之朝無諱言此其時也科道近來不
聞以言得罪者既而詔下錦衣衛獄臣詢諸道路緣岷
王奏稱武岡知州劉遜違法事情科道為之分釋有乖
宸斷以至於此夫岷王所奏陛下不加體勘便差官拏
解劉遜赴京陛下於待宗支厚矣科道共論所奏未委

虛實乞免差官校陛下又并科道下諸理臣則以陛下爲過於厚宗支也夫過於厚宗支猶不失爲陛下盛德而外間傳言至謂陛下素不罪言者今乃有此事由科道前曾阻倖臣之進不當聖心杜貴戚之求久蓄聖怒故耳臣益惑焉陛下前於科道劉子不惟不罪而又聽之此何謂哉陛下本厚宗支而過卒致臣下之言如此則臣所以不能不爲陛下惜也科道惟習熟陛下必不罪言者感激自許以不諱言爲職小大廢政然否之際

輙形諸論列事體差謬豈能無之十三日之事臣非敢謂言者不當得罪而恐臣下自此以陛下為罪言者將遂以言為諱也科道在今職為言路陛下今因其言之失而罪之失止一事而連坐者五六十人國體不無少傷公論不無少挫挫公論傷國體而聖治自此少虧矣編修羅玘御史張淳有見於此曾各具本親齎巽徹旒晃載回成命伏闕惴惴以俟逾三日不得報臣用是復有請焉陛下恩遇臣子如腹心手足痛癢切於一體今

之逮繫科道庸知不朝怒夕霽陽光驟照於既霜之餘而臣等輩妄陳覼縷於聖聽草茅耿耿葢不昧於懐也抑臣又有為陛下慮者科道衆官逮繫久矣今行夏正暑氣炎熇狴犴迫隘毒蒸如炙萬分一有沾疾而瘐死者陛下何以忍之論罪不至死而死當其在獄聖世有諫臣如此臣不識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伏願陛下含垢納污廣山澤之量早賜詔旨從輕發落使下不墜敢言之風陛下亦終始全從諫弗咈之美天下幸甚倘以臣

言不足聽而復遲之命下之日又非臣所請者朝野觀望誰不乾沒為心自全為計等水凫於隨波同伏馬之食豆而肯更抵龍鱗料虎口捐不貲之軀以蹈不測之禍耶臣瞻天仰聖無任戰慄之至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

邇者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勅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衆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黙故敢不避狂愚再瀆聖聽臣等竊惟天

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兼管將為國而利之乎抑為已而利之乎為國而交征利者必危為已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覊陷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

則非文之心任情即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乃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況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氓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之耶此理之不可者也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廵按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是鎮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曰在外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

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太祖高皇帝例行於列祖而經孝廟圈點頒行者也丈能知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可以治者也理訟拿官則奸宄者將挾訐廌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怨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惠奸宄賊良善而可以治者也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丈乃肆為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

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與會敕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復題曾謂堂堂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前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悞惟期治道之有成毋拘成命之巳發

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正典禮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即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太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太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

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説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侗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為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别異同明是非也夫

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承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

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援立

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虚已宏

大嶹咨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

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

疑非求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

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故大臣平章小臣

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

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

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

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廟議疏　張孚敬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葢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宣愚氓丕應葢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兹光禄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

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於今非

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别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葢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邪

重制誥疏　張孚敬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
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
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敘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
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
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
誇大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
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誥敕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救張廷齡疏　張孚敬

臣因張廷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以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

以明是非則臣負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
蒙聖諭謂廷齡皇伯考懿親祗宜守分猶有餘歉乃包藏
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皇伯母傳諭錄示臣
等作速議處因法司會問招詞未成不敢輕議十四日
伏蒙發示會問招擬臣反覆看得張廷齡殺人罪狀已
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上請非
以其真有逆情尚敢以孝皇帝懿親請皇上宥之也隨
蒙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我皇祖保有天下以殺

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伏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孝宗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聞之武宗彌留之際皇上迎繼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托昭聖皇太后懿旨拏人輙自處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懼矣迨夫皇上嗣統閣臣等乃輙敢以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凡在朝者靡不翕從昭聖因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皇上為當然

以致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罪
以悞昭聖也彼時臣初為進士未嘗受皇上一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故
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頼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
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肯忘每欲相
時報復雖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
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臣荅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
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

靡他也今者延齡情發臣覰內外大小臣工俱默默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實皆幸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大禮中來得皇上誅滅延齡家俾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皇上之過以為臣及獻夫陽為觧釋陰為佐助以重臣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已特聖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人之罪誠不可宥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也其他如臣前議以處鶴齡或置之南京不得留住京師以

滋惑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於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况臣為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為之隱匿自甘為叛逆之黨乎臣詳招詞所稱曹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弗為也而况謀逆之罪滅人族數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

見得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聖德之累乎臣又思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國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皇上召臣催敕內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皇上所以思臣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之心豈惟皇上鑒之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皇嗣國本綿長萬禩衍慶或以臣言上聞聖

母亦必欲皇上寛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法族滅張氏矣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言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伏乞聖明俯賜加察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疏二十七

上下一心同濟聖治疏 明湛若水

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聖政之缺皆蒙聖徳包容而未見繹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葢未知安危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遂痛切而猛省也臣得以近

事明之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猶一大舟也治亂安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夫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為邦本猶夫君之寶貨任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在柁之張弛柁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

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莫不危舟安則
凡在舟者莫不安有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
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為安而鮮不失者如先朝之跡而
不知鑒也可謂智乎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
心欲正君心者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親輔導知學
之臣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故一正君心而萬化理
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内外以之今陛下不親儒學之
臣不聞正心之術朝綱不振宰制不施初政漸不克終

近習漸為蒙蔽天戒屢見不實修省科道大臣交章未獲舉行臣恐如舟之柁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上心不引之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罰僭差紀綱廢弛是皆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者矣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以為進退者也今人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矣天下萬民莫為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

安危也伏乞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百僚以輔理戒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鑿舟以自溺則內外臣工庶咸有濟於無涯之福矣臣非糾劾之官然職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有所見不敢不陳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比者恭遇皇上謟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皇上篤養盡制之

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内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陰陽交接之狀仰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梁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磈礧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

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辠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民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内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始議撤佛屋

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顱佛牙之類皆屬污穢不宜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為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緣係除邪妄以彰聖化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議處本兵邊方督撫兵備疏 高拱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来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與良由養之不預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别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

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廵閲邉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邉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遥遠動經歳時不得僃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茍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廵閲邉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

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軍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預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

乏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為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為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廵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廵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而

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恤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為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為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

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脁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脁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邉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

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遼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遼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

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為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為我皇上早為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為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武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勅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議處邊方有司疏　高拱

臣惟薊遼山陜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埸之責邊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

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邉方待之既薄志意隳阻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若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邉方為逺地而曾不思逺地安然後内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

人不當為官擇地只當為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為兵備為廵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為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

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悞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邉方有頼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邉方省分之名以圖幸進者亦不可不預為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

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陜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吴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邉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陜所屬不得槩以邉稱徒資幸路其各府佐貳在邉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可復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邉郡邑敝壊

必當為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行邉方幸甚

宣諭將士疏 趙貞吉

題為宣諭事本月二十一日准臣奏為獻計破敵事今敵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敵益驕不可制矣臣愚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辯博官一員捧詔詣各軍營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損軍之令許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為戰各得一首級者見賞銀一

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觀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參
奏在不失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付各
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發行待事定之日令如故
惟皇上命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皇上准臣論
事陞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敕宣諭城外各營將士寛
其損軍之罪重其賞功之格臣於本月二十二日酉時
領敕二十三日前詣城外總兵官咸寧侯仇鸞等營宣
揚聖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鸞營令其督軍前

去勦捕零賊鸞以為雨大未可動臣以為此雨天之所
賜乃敵騎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際令傳聞寇往白
羊口出去臣以為白羊等處皆山隘險塞去處而此賊
止其一支又以搶掠財畜極多輜重為累若用奇兵趨
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則我三軍大戰可獲大
克若放賊使出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
敵塵追之則為無策今朝廷開曠蕩之恩令爾將官各
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敵入山險之中復值

雨水如此乃邊騎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臣言即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奮即時前去臣仍宣諭城西城東城南守護等營畢尚有宣府總兵官趙國忠一營在沙河迤北離城尚逺臣未經辭朝不敢擅去已令總兵官仇鸞差夜不收齎捧臣宣諭告示彼中將士訖二十五日夘時進城臣才薄識短不能仰答我皇上激勵將士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議邉事疏　趙貞吉

奏為懇乞聖明賜觧輔賛重任退供講職以明臣節以圖報稱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聖恩命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李春芳等在内閣辦事臣於次日廷謝畢復面恩講筵蒙天語叮嚀命臣盡心輔佐賛理政事欽此臣於時稽首仰對謂近日朝廷紀綱邉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招怨伏望皇上與臣作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以干

明典伏蒙諭旨知道了欽此臣感恩圖報一念之誠於是淪洽骨髓矣至九月內聞敵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於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苛棄鎮遠避於應州方域之境廵撫李秋副將麻錦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敵騎深入屠殺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罪亦已重矣然又於旬日之後敵騎尚未退情乃輙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

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乎當有廵按御史燕儒宦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圻劾陳其學趙苛掩敗為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時朝廷之上公論頼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為漫然兩可避匿之參在部則為肆然庇護再查之覆蒙皇上發下内閣令臣等看詳擬票閣臣即與大學士李春芳説道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邉防欲整理邉防在正朝廷紀

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隸又安可不勉乎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烏能修政立事以報答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同之罪只以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主將不固守祖法也隆慶元年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祖法定

國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箇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政不可修又何懼於任怨哉於時閣臣不以臣言為然臣亦隱忍不敢瀆聞者以為俟其再查果如奏劾所論則請正其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宦覆查失事罪狀益加詳著況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之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今兵部題覆仍徇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臣備員容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欲

爭論而力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慙而思退矣竊念臣今年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無術若旅進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家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守正之節於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以之自勵者也故敢冐萬萬死罪哀鳴於君父之前乞解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修舊業葢臣自揣綿力不堪恐負聖明委托之重又思洪業未報猶願輸涓埃仰答之私

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於自獻之言耳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

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求眩瞀莫知趨舍矣乎非通達之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恱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為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已安矣臣獨以為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

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絶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内外之權不當祀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為仰之識者謂輔

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
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
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
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
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
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
十餘年不視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

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罄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衮職有闕惟仲
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彌䋣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
也夫聖人豈絶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
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
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
表賀建興宫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户部差求四
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
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

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盤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

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為是巳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是以一二事形迹既為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闗於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為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

賢止説修身立命止説順受其正葢天地賦予於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為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擣以成者也兹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

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為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貪竊今為逆本梁材守道守

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户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于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為嚴嵩之順不為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

翼為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設是股肱耳目不為腹心衛也而自為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臯陶伊傅之列相為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

外之光禄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内厨内庫下之户工部諸廠段絹糧料諸寳罷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

自以為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
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募驅緇黄遊食使歸四
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邉
儲均田賦差丁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
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
之業諸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
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絶
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

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效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已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浹薰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遥望輕舉理

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禄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十三